

■馆藏拾粹

# 上海博物馆馆藏虢国吉金赏析

张娟



## 墨海遗珠

——咸阳博物院收藏的四副重要书法作品

李云



虢国是两周时期重要的姬姓诸侯封国，虢国国君多在周王室担任重要官职，政治地位极高。虢国又是一个军事强国，多次奉周王之命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为周王室的巩固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有的被深埋在虢国贵族墓地，有的出土后，经多人辗转收藏，最终仍回归到博物馆中。上海素来享有全国收藏半壁江山之美誉，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青铜重器，其中数件虢国有铭铜器跻身其中，今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 虢仲鬲（图一）

西周晚期器，吴清澐先生捐赠。高13.2厘米，口径18厘米，重1.89千克，口沿外折较宽，束颈，浅腹下连蹄足。腹部饰对称卷体龙纹，龙的头部甚大，体躯向前卷曲，龙爪已到达器足的上部。口沿内侧铸铭文一周十六字：“虢中（仲）作虢改尊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中即仲，为排行，虢仲是作器者。改，古姓。虢改应是嫁到虢国的改姓女子，是器物的所有者。这是虢仲为他的改姓妻子作器。1991年虢国墓地虢仲墓出土了4件青铜盥，与此铭文完全相同。器盖、器内底有相同的铭文14字：“虢中（仲）乍（作）虢改宝盥，子子孙孙永宝用”。鬲与盥之铭文相类同，器物纹饰都是西周晚期的典型风格，应为同人同时制作。西周晚期的虢仲还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藏虢仲盥簋，铭文云虢仲与王南征，伐淮夷。还见于公臣簋，铭文云“虢仲令公臣司朕百工”，也就是虢仲命令名为公臣的家臣，管理虢国的各种手工业。这里的虢仲是西周晚期有名的人物，时任周厉王的卿士，辅佐厉王南征淮夷、酿成国人暴动，被史书称为嬖臣，其字虢公长父，死后谥为虢厉公。

### 郑虢仲念鼎和郑虢仲簋

郑虢仲念鼎（图二），西周晚期器，李荫轩、邱辉捐赠。高21.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3.06千克。口折沿，立耳，深腹圆底，蹄足，足内侧凹陷，能见到留存陶范。腹上部饰重环纹一周，大小相同。腹内侧铸铭文三行十九字：“奠（郑）虢中（仲）念卣（簋）用作王且（祖）文考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此鼎铭文简单，记郑虢仲念为祭祀父亲铸造祭祀的鼎。

郑虢仲簋（图三），西周晚期器，高25厘米，口径20.7厘米，底径19.8厘米，重5.5千克。有盖，盖面上隆，顶设喇叭形握手，器身子口微敛，鼓腹略微下垂，圈足下置三兽首弯足，呈折曲式，腹两侧设兽首形耳，耳下有方形垂耳，器身整体饰数周瓦纹纹。器身、盖同铸铭文四行二十三字：“隹（唯）十又（有）一月既生霸庚戌，奠（郑）虢中（仲）作宝簋，子子孙孙弋（及）永用。”器身铭最后一句将子误写作孙，成为“子孙孙孙弋永用。”

铭文中的“奠”作地名时，可写作“郑”，而奠井、奠虢、奠姜中的“奠”亦是指地名，与“王在奠”中的“奠”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西郑”。西周金文记载“王在奠（宫）”者有5例，也记载着一大批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居住在奠（郑）地。传世有郑登伯鬲、郑登叔鬲、郑义伯簋、郑井叔康鬲等。西郑是西周时期的一个重要城邑，位于今凤翔雍城附近，其城市结构与丰邑和“周”地相似。郑虢是称其氏，仲是排行，私名念。虢氏是其大宗，随着虢氏家族的繁衍壮大，就会分族，小宗脱离大宗，产生新的氏，但是还保存着对大宗虢氏的留恋，于是就有了虢季氏、郑虢氏、城虢氏等分支。

### 虢叔簋与虢叔旅钟

虢叔簋（图四），西周晚期器，高8.9厘米，口径23.6厘米，口横28.7厘米，底纵14.3厘米，底横17.8厘米，重2.82千克。敞口，腹壁斜收，下承圈足外撇，腹两侧设环耳。口缘及圈足饰重环纹一

周，腹饰宽阔的波曲线，腹内底铸铭文二行十字：“虢叔作旅簋，其万年永宝。”这是虢叔为自己作器。

虢叔簋盖（图五），西周晚期器，高9.4厘米，口纵23.6厘米，口横29.5厘米，重2.5千克。抓手宽大，四壁外坦，两侧设环耳。抓手及口沿饰重环纹，盖面饰窃曲纹。盖内铸铭文二行八字：“虢叔作叔股尊簋。”铭文记载虢叔为叔股作簋，叔股身份不明。此器仅存一盖，铭文与前述虢叔簋不同，应是另一组器。

虢叔旅钟（图六），西周厉王时期器，孙鼎、景俊士先生捐赠。高53厘米，舞径18.4厘米，舞横25.4厘米，鼓间20.5厘米，钲间29.8厘米，重28.6千克，传陕西长安河壩出土。整体呈合瓦形，甬部饰环带纹，舞部饰变形夔纹，篆间饰窃曲纹，鼓部饰对称相背式的夔龙纹，鼓右饰一小鸟纹。据记载共有七件，他器铭文器主名虢叔旅，唯此钟征部铭文的第一字“虢”“秉”“啟”“御”四字皆缺，起首为“叔旅曰”，故名旅钟，现与其他完铭的钟相校对，可以补缺，完整的铭文应有九十字，而此钟征部和鼓左铸铭文九行八十六字，铭文大意为：虢叔旅说，我的伟大显赫光荣的父亲惠叔，秉持美好光明的德行，服务于周天子，得到无尽的好处。旅要以父亲的威仪为榜样，同样勤奋地为天子效命，而且也得到了天子的奖赏。旅要报答天子给予众多的好处，因此铸造了这一簋和谐的编钟。光荣的父亲庄重地在天上，庇佑下界的子孙，当编钟叮叮咚咚敲响的时候，就会给旅从天而降许多福祉。旅的后代子孙永远宝藏这些钟，用来祭祀祖先爰。虢叔旅钟除上海博物馆藏一件外，故宫博物院、山东省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泉屋博古馆各藏一件，根据西周晚期编钟的组合规律，虢叔旅钟完整的一组应该是八件，另外三件不知所踪。

虢叔旅钟为西周晚期器，具体地说是周厉王时。虢叔旅又简称虢旅，见于现藏日本的鬲攸从鼎。鼎内铭文记述了鬲与攸为争夺土地而发生诉讼的事，周王让虢旅处理此案，可见虢叔旅的职务较高。此时，在王室任职的是虢仲，他们二人应是兄弟关系。我们认为虢叔旅中的虢叔也就是虢叔簋中的虢叔，两者是同一个人。

### 虢季氏子组簋盖（图七）

西周宣王器，高9.4厘米，口径24.3厘米，重2.85千克。传陕西凤翔县出土，仅存一盖，与此同铭之器尚有一鬲，藏故宫博物院。盖顶设圆形抓手，抓手的颈部饰一周重环纹，内饰卷龙纹，盖边缘饰S形凸目窃曲纹，盖内铸铭文四行二十字：“虢季氏子（组）作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同铭之簋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院藏一件。这一时期属于虢季氏家族的传世铜器还有虢季子组鬲、虢季氏子组鬲、虢季子组卣、虢季氏子组盃、虢文公子组段鬲、虢季氏子组段、虢季子白盃等。总体看，这些器物符合西周晚期器的特征，虢季氏子组和虢季氏子段、虢季子白生活的时代接近，三人是同族兄弟。

另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其他诸侯国铜器，尽管不是虢国铸造的，但是却与虢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两周时期虢国的婚姻外交。

### 齐侯匜（图八）

西周晚期器，沈同樾、顾樵等1951年捐赠。高24.7厘米，全长48.1厘米，重3.42千克。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整作蛟龙探水状，通体饰较密的瓦纹纹，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腹内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齐侯作虢孟姬良母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齐侯为其夫人虢君的长女良母作宝匜。它形制硕大，魁伟庄重，极其稳健，是青铜匜中的王者。上海博物馆还藏一件虢姜辅，铭文8字：“虢姜作甫（辅）其永宝用。”虢国墓地一座被盗盗墓出土追缴回来15件青铜器，均有虢姜作器字样，证明有姜姓女子嫁

到虢国，这些姜姓女子极有可能也来自齐国。虢为姬姓，齐是姜姓。齐是东方大国，虢齐两国联姻，显然出于政治需要，为了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

### 苏甫人盘（图九）

西周晚期器，李荫轩、邱辉捐赠。高14.4厘米，口径42.7厘米，底径33.8厘米，重6.83千克。口折沿，浅腹，圈足外撇，腹两侧设附耳，耳内侧有两个小横梁与盘口相接。腹部饰C形窃曲纹，圈足饰并列式的鳞纹，耳饰鳞纹，大小鳞瓣相间。腹内底铸铭文二行九字：“苏甫人作姪改襄腰盘。”此盘是苏甫人为其姪女所作之腰器，也就是嫁妆。《通志·氏族略》：“苏氏，己姓。”与苏甫人盘同铭之器尚有一匜，应该与此盘为组合关系，记录在《三代吉金文存》中，器铭云：“苏甫人乍姪改襄腰匜”。可惜器物已经不知所踪。

1957年，虢国墓地M1820出土的一件青铜盘与此有关。铭文云：“虢姪改作宝盘子子孙孙永宝用。”据M1820出土器物及“苏貉乍甫”铭文判定，墓主为女性，应是嫁于虢国的苏国女子。虢姪改盘铭的“虢姪改”就是苏甫人盘、匜的“姪妃襄”。因为虢器与苏器同出一墓，而该盘与苏甫人盘、匜的人名又相同，说明盘、匜是苏甫人为姪女改襄作的腰器，而M1820出土的盘则是苏甫人的姪女改襄的自作器。上述器物说明虢国与苏国世为婚媾，自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另有传世青铜器酅冶妊鼎以无可辩驳的铭文证实了虢国与苏国的联姻关系，其铭云：“酅冶妊作虢改母腰子子孙孙永宝用”。酅冶妊是苏国的国君夫人，是虢改东夷的母亲，这是她为出嫁到虢国的女儿作腰器。可见，同朝为官的虢、苏两国国君，充分利用了婚姻关系，建立了长久的政治联盟，既巩固了姬周王朝的统治地位，也保证了两国的权益。

### 遣叔吉父簠

西周中期器，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图一〇、图一一）。其一高19.6厘米，口纵16.5厘米，口横24.8厘米，底纵17.2厘米，底横24.6厘米，重5.16千克；口略敛，有盖，盖顶四隅设矩形方块，却置为一长方盘。腹部略鼓，两侧设螺旋形角的龙首耳。下承圈足，每一边中间都设长方形缺口，末端外撇。盖缘及器口沿各饰窃曲纹，其余部位作瓦纹纹。器盖同铭三行十六字：“遣叔吉父作虢王姑旅须（簠），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遣叔吉父为他嫁到虢国的女儿儿作腰器。遣叔吉父簠传世共三器，上海博物馆藏的另外一器，缺盖，高12.8厘米，口纵16.8厘米，口横24.4厘米，底纵17.1厘米，底横21.1厘米，重4.41千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同铭盥一件，保存完整。根据西周晚期青铜盥组合规律，完整的一套应该是偶数，至少为四件。虢国墓地出土的虢季盥和虢仲盥均为四件组合。遣为氏称，遣氏家族是西周时期一支显赫的异姓世族，在朝中世代为官。西周金文中见到的有遣伯、遣仲和遣叔。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穆恭时期的青铜器再簠铭文记载遣伯、遣姬为禹作器。遣仲是穆恭时期的一位大臣，见于孟簠、孟孟、卣鼎。孟簠铭文记载孟的父亲曾跟毛公、遣仲征伐东夷的“无庸”，立下战功。孟孟铭文记载遣仲与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等人跟益公一起传达王命，赏赐给师永田地一事。遣叔见于西周中期的小臣簠（易口簠），记载遣叔赏赐近侍属吏小臣三户奴隶，遣叔鼎记载遣叔为自己作旅器。可见遣氏家族是西周时期地位尊崇，势力强大的世族，既是军队的统帅，而且在朝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总之，虢国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填补了虢国历史的一些空白点，见证了虢国为周王室做出的巨大贡献，记载着虢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婚姻、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散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虢国青铜器无疑为探索两周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印两枚：上印“康有为印”，下印“维新百日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康有为“高莽渺无界”五言联（图三） 康有为1898年逃亡海外，出亡十六年，可推出印章为其56岁后所刻，这件作品盖此印章，证明是其56岁以后所写。作为56岁以后的晚期作品与中期作品相比较，也显出康氏晚年的含蓄与内敛。康有为曾于1923年来过陕西，到过咸阳、三原、泾阳、富平、兴平等地，期间写了不少对联赠人，这件作品即有可能是其来陕期间所作。康有为1924年初离陕，仅三年后去世。

该联改自晋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高莽渺无界，夏木独森疏”。原作为洒银熟纸，残成碎片，今经修复完整，复得真容。

宋伯鲁“罢钓归来”立轴（图四） 宋伯鲁（1853—1932），光绪戊戌年（1886）进士，曾入翰林。字子纯，号芝洞，又号芝田，晚年又号钝里，陕西礼泉人。清末民初时期著名学者、书画家和诗人，精通书画、鉴赏与收藏，以诗、书、画称于世，被誉为“三绝”。

宋伯鲁在戊戌变法之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戊戌变法期间支持并参与了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活动。他以御史身份，多次代康有为上变法奏章。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以“宋伯鲁滥保匪人，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又下旨通缉。宋伯鲁被迫更名赵体仁，匿居上海，期间一度流亡日本。

此件宋伯鲁七言立轴，纵86厘米，横30厘米，保存完好。内容为唐代司空曙所作《江村即事》，所书诗句与通行版略有差别，“钓罢”写成了“罢钓”，“纵然”写成了“搃然”：

罢钓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搃然一夜风吹去，正在芦花浅水边。  
落款：“宋伯鲁”，钤印：“臣伯鲁印”“丙戌翰林”。在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中，以上四件堪称墨海遗珠。这些脆弱的纸质文物历经沧桑而保存了下来，经过重新修复、揭裱，使它们焕发了新的生命。